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三

扶二

大鑑下第十七世

龍翔珙禪師法嗣二人

雲居德昇禪師

狼山慧溫禪師已上錄

雲居悟禪師法嗣九人

卷二

雙林德用禪師

萬年道閑禪師

中際善能禪師

雲居自圓禪師已上錄

靈瑞肱禪師

信州懷玉堅禪師

洪州同安隆禪師

靈岩宜方禪師

黃檗幻住印禪師已上錄

烏巨行禪師法嗣六人

※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薦福休禪師

龜峯慧光禪師

長蘆守仁禪師已上錄

薦福忠禪師

天寧記禪師

智者修禪師已上錄

白楊順禪師法嗣二人

青原如禪師已上錄

南安岩如禪師已上錄

雲居如禪師法嗣二人

隱靖彦岑禪師

報恩成禪師已上錄

道場辯禪師法嗣六人

覺報清禪師

何山然首座已上錄

正法濟禪師

能仁朋禪師

金繩勤禪師

道場言禪師已上錄

黃龍忠禪師法嗣四人

第一九六冊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六冊

信相戒修禪師有錄慈化印肅禪師

無為道微禪師崇化道贊禪師無已錄

西禪璉禪師法嗣一人

西禪希秀禪師見錄

淨居尼蘊禪師法嗣一人

淨居尼法燈禪師見錄

大滿果禪師法嗣十五人

玉泉宗璉禪師

道林淵禪師

泐潭德淳禪師

石亭祖璿禪師

吉祥燦禪師

大滿行禪師

大洪祖證禪師

保安可封禪師

石霜宗鑑禪師有已上人錄

石門立禪師

雙林遠禪師

禾山進禪師

雪峰一禪師無已上人錄

石頭回禪師法嗣一人

雲居德會禪師見錄

育王湛禪師法嗣七人

北二

萬年曇貴禪師

西岩宗回禪師

龍華本禪師有已上人錄

雪竇妙湛禪師無已上人錄

道場琳禪師法嗣三人

東山吉禪師有錄

穹窿覺文禪師

法輪孜禪師

天童了朴禪師

高麗坦然國師

華嚴先禪師

天

狼山瑤禪師

徑山了粹禪師已上三人 無錄

道場慧禪師法嗣一人 無錄

靈隱道樞禪師見錄

光孝懿禪師法嗣二人 無錄

光孝悟初首座已上 無錄 崇勝善行禪師無錄

中竺妙禪師法嗣二人 無錄

光孝深禪師有錄 靈隱蘊衷禪師無錄

南華炳禪師法嗣四人 無錄

四祖宗肇禪師 天寧法清禪師

正法月禪師 南華明禪師已上 無錄

雪庭淨禪師法嗣一人 無錄

翠雲僧伽禪師無錄

訥堂思禪師法嗣三人 無錄

澄照行齊禪師 青原立禪師

智首空 已上 無錄

大中海禪師法嗣一人 無錄

報恩法舟禪師無錄

蓬萊卿禪師法嗣一人 無錄

延福廣禪師無錄

真牧賢禪師法嗣二人 無錄

永福嗣衡禪師

廓菴遠禪師法嗣一人 無為了悟禪師 無錄

信相宜禪師無錄

古佛範禪師法嗣一人 無錄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六冊

烏回禪師無錄

越堂忠禪師法嗣一人

上藍獨秀宏禪師無錄

夢菴信禪師法嗣四人

能仁琢禪師

鶴林妙禪師

孝感棟禪師

永寧道全禪師已上

足菴鑑禪師法嗣一人

天童如淨禪師無錄

龍翔珪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頌菴德昇禪師漢州何氏子二十得度習講久之辭謁文殊道禪師問佛法省要殊示偈曰契丹打破波斯寨奪得寶珠



村裏賣十字街頭窮乞兒腰間挂箇風流袋
師擬對殊曰莫錯師退叅三年方得旨趣往
見佛性機不投入闥至鼓山禮親便問國師
不踣石門句意旨如何竹庵應聲喝曰閑言
語師即領悟住後僧問應真不借三界高超
即不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曰聞時富貴見
後貧窮曰擡頭須掩耳側掌便翻身師曰無
位真人在甚麼處曰老大宗師話頭也不識
師曰放你三十棒
通州狼山蘿菴慧溫禪師福州人姓鄭氏偏
叅諸老晚依竹菴於東林未幾庵謝事復謁
高庵悟南華易草堂清皆蒙賞識會竹庵徒

聞之乾元師歸省次庵問情生智隔想變體
殊不用停囚長智道捋一句來師乃釋然述
偈曰拶出通身是口何妨罵雨呵風昨夜前
村猛虎齧殺南山大虫庵首肯住後上堂釋
迦老子四十九年坐籌帷幄彌勒大士九十
一劫帶水拖泥凡情聖量不能剗除理照覺
知猶存露布佛意祖意如將魚目作明珠大
乘小乘似認橘皮為猛火諸人須是豁開胃
襟寶藏運出自己家珍向十字街頭普施貧
乏衆中忽有箇靈利漢出來道羹食不中飽
人喫山僧只向他道幽州猶自可最苦是新
羅

雲居悟禪師法嗣

婺州雙林德用禪師本郡戴氏子上堂拈槌
豎拂祖師門下將黃葉以止啼說妙談玄納
僧面前望梅林而止渴際山今日去却之乎
者也更不指東畫西向三世諸佛命脉中六
代祖師骨髓裏盡傾倒為諸人說破良久
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台州萬年無著道閑禪師本郡洪氏子上堂
全機敵勝猶在半途啼啄同時白雲萬里纒
生暎兆已落二三不露鋒鋷成何道理且道
從上來事合作麼生誣人之罪以罪加之上
堂舉乾峯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

落在第二雲門出衆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峯曰典座來日不得普請師曰相見不須嘆君窮我亦貧謂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

福州中際善能禪師嚴陵人往來龍門雲居有年未有所證一日普請擇菜次高庵忽以

扶二

五

猶見擲師懷中師擬議庵欄曾踏倒於是大事洞明上堂萬古長空一朝風月不可以一朝風月昧却萬古長空不可以萬古長空不
明一朝風月且如何是一朝風月人皆畏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會與不會切忌承當

驛

南康軍雲居普雲自圓禪師綿州雍氏子年十九試經得度留教宛五祀出關南下歷扣諸大尊宿始詣龍門一日於廊廡間覩繪胡人有省夜白高庵庵舉法眼偈曰頭戴貂鼠帽腰懸羊角錫語不令人會須得人譯之復笑火示之曰我為汝譯了也於是大法明了呈偈曰外國言音不可窮起雲亭下一時通口門廣大無邊際吞盡揚岐栗棘蓬庵遣師依佛眼佛眼謂曰吾道東矣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曰北斗裏藏身師曰南北東西萬萬千乾坤上下兩無邊相逢相見呵呵笑屈指擡頭月半天

驛

鳥巨行禪師法嗣
饒州薦福退菴休禪師上堂風動邪幡動邪
風鳴邪鈴鳴邪非風鈴鳴非風幡動此土與
西天一隊黑漆桶誑惑世間人看看滅胡種
山僧不奈何趁後也打開竈子曲彎彎冬爪
直隴侗上堂結夏時左眼半斤解夏時右眼
八兩謾云九十日安居贏得一肚皮妄想直
饒七穴八穿未免山僧拄杖雖然如是千鈞
之弩不為鼯鼠發機上堂先師尋常用腦後
一鎚却却學者胸中許多屈曲當年克賓維
那曾中興化此毒徃徃天下叢林喚作趙宗
異目非唯孤負興化亦乃克賓受辱若是臨

濟兒孫終不依草附木資福喜見同衆今日
傾腸倒腹卓拄杖曰還知先師落處麼伎死
禪口如麻似粟上堂言發非聲是箇甚麼色
前不物莫亂針錐透過禹門風波更險咄
信州龜峯晦菴慧光禪師建寧人上堂數日
暑氣如焚一箇渾身無處安著思量得也是
煩惱人這箇未是煩惱更有已躬下事不明
便是煩惱所以達磨大師煩惱要為諸人吞
却又被咽喉小要為諸人吐却又被牙齒碍
取不得捨不得煩惱九年若不得二祖不惜
性命徃徃轉身無路煩惱教死所謂祖禪不
了殃及兒孫後來蓮華峯菴主到這裏煩惱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六冊

不肯住南嶽思大到這裏煩惱不肯下山更有臨濟德山用盡自己查察煩惱蓋孟無柄龜峯今日為他閑事長無明為你諸人徒頭點破卓拄杖一下曰一人腦後露腮一人當門無齒更有數人鼻孔沒半邊不勞再勘你諸人休向這裏立地瞌睡殊不知家中飯籬鍋子一時失却了也你若不信但歸家檢點看

真州長蘆且庵守仁禪師越之上虞人依雪堂於烏巨聞普說曰今之兄弟做工夫正如習射先安其足後習其法後雖無心以久習故箭發皆中喝一喝云只今箭發也看看師

不覺倒身作避箭勢忽大悟上堂百千三昧無量妙門今日且菴不惜窮性命祇做一句子說與諸人乃卓拄杖下座嘗頌臺山婆話云開箇燈心皂角鋪日求升合度朝昏只因風雨連綿久本利一空愁倚門

白楊順禪師法嗣

扶二

七

吉州青原如禪師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生鐵鑄崑崙曰來後如何師曰五彩畫門

神

雲居如禪師法嗣

太平州隱靜圓極彦岑禪師台城人也上堂韓信打關未免傷鋒犯手張良燒棧大似曳

尾靈龜既然席卷三秦要且未能囊弓裘革
烟塵自靜我國晏然四海九州盡歸皇化自
然牛開馬放風以時雨以時五穀熟萬民安
大家齊唱村田樂月落參橫夜向闌上堂今
朝八月初五好事分明為舉頌頭漠漠秋雲
樹底鳴鳩喚雨昨夜東海鯉魚吞却南山猛
虎雖然有照有用畢竟無賓無主唯有文殊
普賢住我識得你上堂舉正堂辯和尚室
中問學者蚯蚓為甚麼化為百合師曰客舍
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秦
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
鄂州報恩成禪師上堂秋雨乍寒汝等諸人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青州布衫成就也未良久喝曰雲溪今日冷
處著一把火便下座

道場辯禪師法嗣

平江府覺報清禪師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
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師曰諸佛
出身處東山水上行石壓笋斜出岸懸花倒
生

安吉州何山然首座姑蘇人侍正堂之久入
室次問猶兒為甚麼偏愛捉老鼠曰物見主
眼卓豎堂欣然因命分座

黃龍忠禪師法嗣

成都府信相戒修禪師上堂舉馬祖不安公

案乃曰兩輪舉處烟塵起電急星馳擬何止
目前不礙往來機正令全施無表裏丈夫意
氣自衝天我是我兮你是你

西禪連禪師法嗣

遂寧府西禪第二代希秀禪師上堂秋光將
半暑氣漸消鴻雁橫破碧天似水猿猴挂樹

其二

撼翻玉露如珠直饒對此明機未免認龜作
鼈且道應時應節一句作麼生道野色併暮
三島月溪光分破五湖秋

淨居尼溫禪師法嗣

溫州淨居尼無相法燈禪師上堂拈拄杖卓
曰觀音出普賢入文殊水上穿靴立擡頭鵝

子過新羅石火電光追不及咄
大滿果禪師法嗣

荆門軍王泉窮谷宗連禪師合州董氏子開
堂日問答已乃曰衲僧向人天衆前一問一
答、擒一縱一卷一舒一揆一撈須是吳金
剛眼睛始得若是念話之流君向西秦我之

東魯於宗門中殊無所益這一段事不在有
言不在無言不碍有言不碍無言古人垂一
言半句正如國家兵器不得已而用之橫說
豎說祇要控人入處其實不在言句上今時
人不能一徑徹證根源祇以語言文字而為
至道一句來一句去喚作禪道喚作向上向

下謂之菩提涅槃謂之仁師已昇正仰鄭州
出曹門從上宗師會中往往真箇以行脚為
事底纔有疑處便對衆決擇祇一句一見歸
明白造佛祖直指不傳之宗與諸有情盡未
來際同得同證猶未是泊頭處豈是空閑脣
皮胡言漢語來所以南院示衆云諸方祇具
啐啄法二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時有僧問如
何是啐啄同時用院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
時失僧曰猶是學人問處院曰如何是你問
處僧曰失院便打其僧不契後至雲門會中
因二僧舉此話一僧曰當時南院棒折那其
僧忽悟即回南院院已遷化時風穴作維那

問曰你是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僧那僧曰
是穴曰你當時如何曰我當時如在燈影裏
行穴曰你會也師乃召大衆曰暗穿玉線密
度金針如水入水似金博金敢問大衆啐啄
同時是親切處因甚却失若也會得堪報不
報之恩共助無為之化便可橫身宇宙獨步
大方若跳不出依前祇在架子下上堂拈拄
杖曰破無明暗截生死流度三有城泛無為
海須是識這箇始得乃召大衆曰喚作拄杖
則觸不喚作拄杖則背若也識得荆棘林中
撒手是非海裏橫身脫或未普賢乘白象
土宿躋泥牛參上堂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

靈覺何交涉師曰永嘉恁麼道大似舍元幾
上更覓長安殊不知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
雲雖然如是三十年後逍婆醅醋上堂宗乘
一唱殊途絕萬別千差但代成謂身是口難
分雪金剛腦後三斤鐵好大哥曾問保壽問
堂三聖推出一僧保壽便打意旨如何師曰
利動君子曰為復捧頭有眼為復見機而作
師曰彌猴緊露柱曰祇如三聖道你恁麼為
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又作麼生師曰錦上
鋪華又一重問行脚逢人時如何師曰一不
成二不是曰行脚不逢人時如何師曰虎敵
大虫曰祇如慈明道釣絲紋水意作麼三師

曰水浸錮石外問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
不為人意旨如何師曰兵行詭道曰興化道
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又作麼生師曰
綿裏秤腿問不落門米為甚麼墮野狐身師
曰廬山五老峯曰不昧因果為甚麼脫野狐
身師曰南嶽三生箴曰祇如不落不昧未審
是同是別師曰倚天長劍逼人寒僧問只如
昔日楊岐和尚因僧問如何是佛楊岐答云
三脚驢子弄蹄行意旨如何師曰過蓬州了
便到巴州吁味師所談心要政如空中鳥跡
水底魚蹤豈容湊泊哉
潭州大為行禪師上堂橫拄杖曰你等諸人

若向這裏會去如紀信登九龍之輦不向這裏會去似項羽失千里烏騅饒你總不恁麼落在無事中裏若向這裏撥得一路轉得身吐得氣山僧與你拄杖子遂靠拄杖下座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道是箇甚麼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畢竟在甚麼處苦苦

有口說不得無家何處歸

潭州道林淵禪師僧問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甚麼處去德山便低頭歸方丈意旨如何師曰奔雷迸火曰巖頭道這老漢未曾末後句在又作麼生師曰相隨來也曰巖頭密啓其意未審那裏是他密啓處師曰萬年松在

祝融峯曰雖然如是祇得三年三年後果遷化還端的也無師曰摩呢唵唵發吒臨示寂上堂拈拄杖示衆曰離却色聲言語道將一句來衆無對師曰動靜聲色外時人不肯對世間出世間畢竟使誰會言訖倚杖而逝隨州大洪老衲祖證禪師潭州潘氏子上堂

其二

上

萬象之中獨露身如何說箇獨露底道理豎起拂子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僧問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云是門云話墮也未審那裏是這僧話墮處師曰鮎魚上竹竿問離却言句請師直指師豎拂子僧曰還有向上事也無師曰有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六冊

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速禮三拜

隆興府泐潭山堂德淳禪師上堂俱胝一指頭一毛拔九牛華嶽連天碧黃河徹底流截却指急回眸青箬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

常州宜興保安復菴可封禪師福州林氏子

上堂天寬地大風清月白此是海宇清平底時節衲僧家等閑問著十箇有五雙知有祇如夜半華嚴池吞却楊子江開明橋撞倒平山塔是汝諸人還知麼若也知去試向非非想天道將一句來其或未知擲下拂子曰須是山僧拂子始得

隆興府石亭野庵祖璿禪師上堂曰喫粥了也未趙州無忌諱更令洗鉢盂太煞沒巴鼻悟去由來不丈夫這僧那免受塗糊有指示無指示韶石四楞渾塌地入地獄如箭射雲岫清風生大廈相逢携手上高山作者應須辨真假真假分若為論午夜寒蟾出海門潭州石霜宗鑑禪師上堂送舊年迎新歲動用不離光影內澄輝湛湛夜堂寒借問諸人會不會若也會增瑕類若不會依前昧與君指箇截流機白雲更在青山外

石頭四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蓬庵德會禪師重慶府何氏子

上堂舉教中道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作
麼生是非相底道理佯走詐羞偷眼覷竹門
斜掩半枝花

育王謚禪師法嗣

台州萬年心開曇貲禪師永嘉人住江心病
起上堂維摩病說盡道理龍翔病咳嗽不已

扶二

十三

咳嗽不已說盡道理說盡道理咳嗽不已汝
等諸人還識得其中意旨也未本是長江湊
風冷却教露柱患頭風上堂一見便見八角
磨磐空裏轉一得求得辰錦朱砂如墨黑秋
風吹渭水已落雲門三句裏落葉滿長安幾
箇而今被眼瞞豎拂子曰瞞得瞞不得總在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萬年手裏還見麼華頂月籠招手石斷橋水
落捨身巖僧問百丈卷席音旨如何師曰賊
過後張弓四明太守以雪竇命師主之師辭
以偈曰開監方喜得抽頭退鼓而今打未休
吳把乳峯千丈雪重來換我一雙眸

慶元府天童慈航了朴禪師福州人上堂酷

者如焚不易禁炎炎赫赫欲流金夜明簾外
無人到靈木迢然轉綠陰上堂久雨不晴半
睡半醒可謂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
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遂喝曰住住內卦已
成更求外象卓拄杖曰適來擲得雷天大壯
如今變作地火明夷上堂牛皮鞵露柱露柱

第一九六冊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六冊

秋啾啾燈籠伴不知虛明還自照殿脊老蚩
吻聞得呵呵笑三門側耳聽就上打之遶壁
如十日菊開散阿誰要阿呵呵未必秋香一
夜衰熨斗煎茶不同銚室中問僧賊來須打
客來須看祇如三更夜半人面似賊賊面似
人作麼生辨上堂觀音巖玲瓏瓏太白石

慧三

十三

丁丁東東西園菜蟻似不堪食東谷花發却
無賴紅且道是祖意教意途中受用世諦流
布若辨不出雪峯覆却飯桶若辨得出甘贄
禮拜蒸籠叅上堂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
便喝臨濟喝處德山棒頭耳聾德山棒時臨
濟喝下眼瞎雖然一擲一擡就中全生全殺

遂喝一喝卓拄杖一下云敢問諸人是生是
殺良久云君子可八

南劔州西巖宗回禪師婺州人也久依無示
深得法忍因寺僧以茶禁聞有司吏捕知事
師謂衆曰此事不直之則罪坐於我若自直
彼復得罪不忍為也令擊鼓陞座說偈曰縣

吏追呼不暫停爭如長往事分明從前有箇
無生曲且喜今朝調已成言訖而逝

高麗國坦然感師少嗣王位欽嚮宗乘因海
商方景仁抵四明錄無示語歸師閱之啓悟
即棄位圓顱作書以語要及四威儀偈令景
仁呈無示示答曰佛祖出興於世無一法與

人實使其自信自悟自證自到具大知見如
所見而說如所說而行山河大地草木叢林
相與證明其來久矣後復通嗣法其書畧曰
生死海廣劫彈周通得遇本分宗師以三要
印子驗定其法實謂盲龜值浮木孔耳
臨安府龍華無住本禪師廣德人也上堂舉
雲門大師拈起胡餅曰我祇供養兩潮人不
供養向北人衆無語門自代曰天寒日短兩
人共一椀師曰韶陽老漢言中有響痛處著
雖檢點將來翻成毒藥諸人要會麼半在河
南半河北一片虛疑似墨黑冷地思量愁殺
人叵耐雲門這老賊賊賊下座更不巡堂

道場琳禪師法嗣
臨江軍東山吉禪師因李朝請與甥蘇林居
士向公子譚謁之遂問家賊惱人時如何師
曰誰是家賊李豎起拳師曰賊身已露李曰
莫塗糊人好師曰賊證見在李無語師示以
偈曰家賊惱人孰奈何千聖回機祇為他徧
法二
界徧空無影迹無依無住絕籠羅賊賊猛將
雄兵收不得疑殺天下老禪和笑倒鬧市古
彌勒休休不用將心向外求回頭瞥爾賊身
露和賊捉獲世無僞世無僞真可仰從茲不
復誇伎倆怙怙安家樂業時萬象森羅齊拊
掌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六冊

道場慧禪師法嗣

臨安府靈隱懶庵道樞禪師吳興四安徐氏子初住何山次移華嚴隆興初詔居靈隱孝宗皇帝召至內殿問禪道之要師荅以此事在陛下堂堂日用應機處本無知見起滅之勞聖凡迷悟之別第護正念則與道相應情却物則業不能繫盡去沉掉之病自忘問荅之意矧今補處見在佛般若光明中何事不成見耶上為之首肯數四師示衆曰仙人張果老騎驢穿市過但聞蹄聲刺誰知是紙做後退居明教永安蘭若逍遙自適有偈題于薛曰雪裏梅花春信息池中月色夜精神

年來可是無佳趣莫把家風舉似人淳熙丙申八月示微疾書偈而逝塔于永安

光孝慈禪師法嗣

廣德軍光孝悟初首座分座日示衆舉風旛話至仁者心動處乃曰祖師恁麼道賺殺一船人今時衲僧也不可恁麼會既不恁麼會

扶二

十五末

畢竟作麼生良久曰六月好合醬切忌著鹽

多

中竺妙禪師法嗣

温州光孝已菴深禪師本郡人也上堂曰龍生龍鳳生鳳老鼠養兒沿屋棟達磨大師不會禪歷魏游梁軋打開上堂一九二九相逢

不出手三九二十七離頭吹威栗翻憶小釋
迦雙手抱屈膝知不知實不實摩訶般若波
羅蜜上堂維摩嘿然普賢廣說歷代聖人互
呈醜拙君不見落花三月子規啼一聲聲是
一點血上堂風蕭蕭葉飄飄雲片片水茫茫
江干獨立向誰說天外飛鴻三兩行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三

宣

扶二